

记忆
中的
年

写副对联喜过年

□ 天马

腊月初九,父亲打电话问我,今年要不还是写几副对联。贴春联、放鞭炮、穿新衣,小时候过年的情形一下子浮现在脑海。我知道他又动了“歪心思”,不禁会心一笑。放下手机,头就大了。写几个字不成问题,但写的内容要让他满意,我实在没把握。当了一辈子教师的父亲,在春联这件事上,把敬业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父亲每年都要写春联。除夕一大早,他便催我起床,帮他剪裁红纸。他一边翻着对联合集,一边舞文弄墨。给泽善表叔、淑云大婶家写对联,父亲龙飞凤舞一气呵成。我上前去瞅,春联上的墨迹还未干。贴卧室的“向阳门第春常在,积善之家庆有余”,贴灶屋的“厨内精心调五味,堂前聚会会三亲”,贴猪圈的“六畜兴旺五谷丰登,百业发达满园春色”……

父亲文化不高,肚子里的对联却不少,至今让我惊叹不已。父亲时常“卖弄”他满腹的对联,有时是通过“考”的方式,他说上联,让我接下联。自然我一句都答不出来,他便微微叹息着自言自语:物华天宝年年好,人杰地灵处处春;柳垂千丝三江绿,梅开万树五岳红……

另一种方式,是他讲对联故事。有一年,父亲绘声绘色讲了两个文人斗联的故事。话说清朝时,一个文人姓李,一个文人姓刘,两人互相看不上眼。一天,两人见面,李文人出上联:“骑青牛,出函谷,老子姓李”。父亲明显有些得意,见几个找他写对联的邻居微微一怔,赶紧补充,我可没骂人啊。知道不?这个表面是指道教传说人物李耳骑青牛出函谷关,实际是李文人在指责骂槐。

父亲接着说,刘文人听了一肚子不爽,接了下联:“斩白蛇,入武关,高祖是刘”。父亲停下来问我,知道这里头说的典故不?我上了初中,听老师讲刘邦斩白蛇起义的传说后,才觉得这个对联实在妙不可言。

古代文人间的斗智斗勇,在对联领域留下不少经典桥段。后来读书,我又读到苏轼一则。说是宋辽之际,“辽使闻苏轼其名,思困之。其国旧有对云‘三光日月星’,无能对者。以请于公。”苏轼略加思考,对出“四诗风雅颂”,这个来自《诗经》的启发,让辽国使者大为感叹。父亲没给我讲过这个故事,估计没读到,以他的性格,知道后定然会将这个对联的精妙之处条分缕析,并添油加醋。

其实,我很想给父亲说说一些文艺且柔情的对联。蒋勋讲读《红楼梦》时,

讲到他在江南见过的一副对联:“风风雨雨寒寒暖暖处处寻寻觅觅,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”。蒋先生说,这对联在苏州网师园里,细品实在精妙绝伦。有一年,我去那里溜达半天,赏假山池沼,观亭台轩榭,听江南小曲,竟然没留意到这璀璨珍宝。自然是我读书太少,有眼无珠罢了。

不过,回头想,如果春联写这样的内容,实在有些不妥。一年之际在于春,心有壮志多凌云。特别的时间,特别的地点,实在应该抒发一点特别的情感。特定的人写,特定的人看,图乐子、图吉利,也应乘机有个特殊的表现。

多年后,我才明白,父亲给自家写对联时,为什么提起的笔半天落不下。父亲有太多美好的期待和祝福,想表达得优雅,体现得独特。可能,老人们看重的,永远是家人的健康平安,行稳致远。那就写这方面的内容吧,略过这年的艰辛和苦闷,祝福来年的梦想成真。虽是文字游戏,却也红纸黑字,落地有声,仿如在春泥中播下一粒粒种子。

恐怕今年还是无法完成父亲布置的“作业”。实在想不出来,这副对联可以应景:“百世岁月当代好,千古江山今朝新”。父亲不上网,他应该不知道我是抄的。

柔软莫过水

□ 庞爱琼

世上最柔软的莫过于水。能圆能方,盛入怎样的器物就成怎样的形状。水装在湖里是湖的形状,装入水缸是水缸的形状,装入玻璃杯是玻璃杯的形状,捧在手心是手心的形状,滴进花朵是花朵的形状。你给它一拳,它默默退让,待你火发过了,它又默默回到原来的位置。水,随物变形,遇柔则柔,你柔它更柔。

这是它心情平和的时候。不惊不喜,乖巧谦卑,任你千般发作,它都温柔相待。所以男子喜欢娶一个性情如水的女子。其实,水是变魔术的高手。它高兴时会和你捉迷藏,悄悄把自己藏起来,在离你远远的地方变幻着身形逗你,让你认不出它。

一杯热水在手,水变成水汽,悄悄从杯里潜出,紧贴着你的脸颊溜过,似乎还偷吻了你的手臂和脸颊,当你醒过神来,它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它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伴聚在一起,变成雾,跑到谷底或山间戏耍。它抚摸这株草亲吻那朵花,从树根攀援到树梢,从这棵树跃去那棵树,从峡谷腾到山头,从这面山头凌波微步到另一面山头。

它逍遥地跑来跑去,像荡了一架无形大秋千,荡来荡去,看得你痴了,伸手去抓,就是抓不住它,只能偶尔触到它飘扬的衣襟,嗅到它清新的发香。凡是被雾亲吻过的山巅峡谷,空气格外鲜润,树木格外挺拔,花草格外芳香。它还带来雪莲、灵芝,种在高山绝壁,为山林增加灵气。

如果你玩倦了,又不想回家,就放胆玩点更刺激的。一转身变成云,立在高高的蓝天上,玩起魔术表演。一会儿变成游龙、狮子、老虎、奔马的形状,威风凛凛,器宇轩昂;一会儿模拟山羊、小兔、翔鱼、飞鸟的体型,娇俏玲珑,惹人怜爱;一会儿搭建人间的亭台庙宇,气势巍峨;一会儿又把一把纱巾抖成海浪。

如果你指责它遮月蔽日的话,它就认真辩解:太阳爷爷月亮奶奶相恋不相见,太孤独了,要不是我的陪伴,火爆的太阳爷爷发起脾气来,会把大地烤焦,冷清的月亮奶奶会苍白着一张脸,不让你好睡。听听,调皮的云。

水也有忧愁,它忧愁时自己逗自己玩。它变成漫天的雪花,像仙女散出的花,挥挥洒洒,升升沉沉,满怀的心事具象成六角形精灵,飞飞扬扬,舒缓优雅。水本来只想发泄下心情,寻点小乐子,没想到中途遇到那恶的风讥讽它、鞭打它,它的心情顿感寒凉,心一寒凉,雪花不可控地越结越大,最后覆盖了山川。当它看到自己酿的后果——大雪封山、坚冰塞河时,它忽地镇静下来,内心充满悔意。所以,太阳爷爷一出场劝慰,它的心就变软了,还原成水。

其实水也有真正伤心的时候,当人们肆意践踏它,并屡教不改时,它急得落泪,一颗泪珠就是一颗冰雹。它想给人类一些警告,让人类明白什么叫适可而止,什么叫不为已甚。别欺柔弱啊,哪怕它只是水。

又闻塘边捣衣声

□ 涂朝晖

清澈的月光宛如一层薄纱倾泻而下,散发出醉人的光芒,淡淡地照着窗外的大石坝、大石坝旁边的池塘、小树林、庄稼地、通向塘边的羊肠小道……多么熟悉的场景!我仿佛看见母亲端着一盆衣服,向塘边走去。

我小时候,老家的池塘,就在村子后面的大石坝旁边,全生产队最高的山丘上。池塘很宽大,储水也很丰富,几乎从来都没干涸过,是全生产队人用了好几年时间人工挖掘而成。它不仅是唯一的储水灌溉设施,也是人们洗涤的唯一去处。

池塘三面都被大石坝延伸出来的大石头环绕。这些大石头坡度不大,而且都很光洁,恰似一块天然的巨大洗衣板,所以在天晴的日子特别是农闲季节,到池塘里洗衣服、洗红苕、淘猪草、淘咸菜的人络绎不绝。

从老家去池塘,得爬大石坝旁边十分陡峭的石梯,路程也有一些远,所以每次去池塘洗衣服,母亲都尽可能地多带一些去,甚至有时候用背篋背一大背。母亲的手很灵活,动作很麻利,衣服洗得又快又干净。我总是悄悄地学母亲,却怎么也赶不上她的速度。

那时,劳累与困苦是束在老家人肩上的两条绳索。农忙季节,当晨曦还未明媚,母亲就带领我们拿着镰刀走向小山坡,在金黄的稻田里收割填饱肚子的希望。当晚风赶走夏季的狂热,飞倦的小鸟已经归巢,伴着蛙声,母亲才收拾好农具走回暮色苍茫的村庄。来不及歇息,来不及做晚饭,乘着如银的月光,母亲走向塘边搓揉衣物,用洗衣棒捶打苦涩的岁月。

枯水季节特别是遇到干旱,池塘的洗衣水就是全村人救命的稻草。它如

乳汁一般,通过小渠,源源不断地流进村庄,流进枯竭的老水井,流进我们渴望的心田。

在塘边,母亲被春雨淋湿过,夏日暴晒过,秋风刮凉过,冬霜亲吻过,可捣衣声却从未间断。母亲为我们洗去昨日的阴霾,哪怕是寒冬腊月,大雪纷飞,她也要用冻得通红的双手,与冷酷的现实搏击,洗出光光鲜鲜的希望。

后来,病魔找上门,母亲灵巧的双手变成两截僵硬的枯枝。背着衣服,她两手着地,即使爬到塘边也要为家人洗衣。

如今,塘边通向母亲坟墓的那条羊肠小道,还闪烁着母亲汗珠的光芒,捣衣声似乎再次响起。我确信,母亲并未走远,她仅仅是放下一生的劳累,在坟茔里歇脚。这不,昨晚她还在我梦里微笑。

拾麦穗

□ 杨代军

孙儿给我看他写的小作文,题目叫《爷爷带我去拾麦》。别看他才5岁,写得还有点味道。读着孙儿那幼稚的文字,我的心情激动不已,不由想起我带孙儿下乡去的难忘日子。

那时,正值乡下麦收季节,我从城里探亲归来,恰逢在城里上学前班的孙儿也放假。于是,我带孙儿到乡下的祖祖家。那天下车后,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,满天的云霞,又宽又直的大路,头顶高鸣低唱的鸟儿,一眼看不到边的庄稼地。那心情,那感受,是在城里头所没有的。孙儿激动得直说,真好看。我告诉他,还有更好的呐。

没走多久,看见一些孩子在一块麦地里拾穗。我急忙用手一指说:“兜兜,快去!”孙儿脱开我,跑进了麦地,紧跟着

前边一群乡下孩子来回地走,不一会儿,一块地已是干干净净的了。孙儿看见别人拾麦穗都是一大把,很不甘心,仍在地里转悠。我走上去,将自己拾的一把麦穗给他。他红着脸说:“不要,我自己拾。”

看他那认真样,我教他怎么个拾法:眼睛不能看得太远或太近,太远了眼中无物,太近了只盯住一个。孙儿听得津津有味。随后,我带着他来到另一块麦地,这下,孙儿很快就拾得了大把麦穗。当我把麦皮搓掉,将一颗饱满、新鲜的麦粒放在他的手心,他兴奋得比考试得了满分还要自豪。

到了祖祖家,孙儿忙把用手帕包着的麦粒送到祖祖面前。祖祖摸着他的头说:“乖孩子,从小就爱惜粮食,长大了有出息啊!”“是嘛,祖祖,有首诗

说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也许孙儿不完全理解诗的含义,可他这时说得多么合适呀。

第二天,孙儿自个儿与其他孩子们去拾麦了。回到家里,妻子摸着孙儿那张被阳光晒黑的脸数落道:“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,谁稀罕掉在地上的几粒麦穗?有那时间,还不如多算几道算术题。”我和妻争执起来,孙儿在一旁不语,只见他那双圆圆的大眼睛,带着一种疑惑。

半年过去了,孙儿的这篇作文怎不令我高兴呢?特别是他在结尾时写道:“爷爷,带我到乡下去吧。”我想,孙儿慢慢长大了,带他到那金色的麦地里,到那炽热的阳光下,再去寻找,去拾取,收获一定会更多些。于是,我情不自禁地写道:“孙儿,我们一定再去!”